

清儒學案

世章



八八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四

天津徐世昌

陶樓學案

陶樓爲學根本盛大無門戶之見入建讜言出宣善政皆折衷經術體用兼賅平生以實學倡導後生殫竭心力惜所遇限之不得盡行其志設躬逢清晏名位極隆固大興儀徵之亞也述陶樓學案

黃先生彭年

黃彭年字子壽貴筑人原籍醴陵父輔辰績學尙氣節由吏部主事洊遷陝西督糧道國史入循吏傳先生少承家學有經世之志道光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見知於曾文正公咸豐中草平賊議陳御史慶鏞取以上聞同治初佐川督駱文忠

公慕贊畫戎機力辭保薦劉巡撫蓉聘主關中書院當兵燹後
士鮮知學廣置書籍手定課程學風漸盛回京供職上疏請修
省自強曰懋聖學戒臣工節財用廣言路而歸本於固民心求
人才溫詔褒答李文忠公聘修畿輔通志十年而成於水道源
流郡縣沿革考證詳確補舊志所未備兼主講蓮池書院其教
士一如在關中而擴充之中外大臣論薦特起授湖北安襄鄖
荊道就遷按察使調陝西攝布政使授江蘇布政使護江蘇巡
撫調湖北布政使至任數月而卒所莅治盜清獄課吏教士並
有異績在江蘇因災減漕折後復有議增者以定例收運費本
有贏餘何不將有餘補不足持不可懲貪除弊吏風一變遇災
籌賑款至百數十萬緡事歲餘款三十萬請修濬吳淞江白茆
河蘊藻浜事未舉而去吳民尤感之先生於學規模閎博自言

早歲無他嗜好惟好聚書故於經史百家靡不綜貫教人一守
乾嘉諸老途轍而尤期於致用主講蓮池時以劄記課士人專
一藝選刻三十二卷於陝西創博學齋於蘇州創學古堂皆廣
儲經籍課程與蓮池同法先後成就人才甚盛世以比浙之詒
經精舍粵之學海堂足稱繼美云著有陶樓詩文集東三省邊
防考略金沙江考略歷代關隘津梁考存銅運考略

參史傳
陶樓文鈔

文鈔

釋性

性善之說不自孟子始也論者動曰孔孟之言性不同所以紛
然而歧出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之理爲太極其分爲五行爲四時在人爲仁義禮智在天
爲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則四德之皆善可知也

本朱
子說

書曰維皇降衷若有恆性衷者中也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卽此中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人之生也直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皆是也是易書詩禮春秋論語言性善也

本程子真西山先生顧亭林先生說書之言恆詩之言彝猶言常也人性果不善

則烏可以常易又曰成性存存又曰順性命之理存也順也猶

書之言若中庸之言率若者順也率者循也是孟子故者以利

爲本之說也人性果不善則宜如荀子所謂矯而正焉烏有存

之順之循之者哉且孔子謂性相近者爲其善也猶孟子堯舜

性之湯武反之之說也若有善有不善烏得云相近乎衛先生

林先生說然則孔子曷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曰此之謂智愚非所謂善惡惡者之

於善爲之斯善矣而愚者之於智不能也王荆公說性有仁義禮智

王荆公說

猶身有五官百骸其愚智上下猶強弱長短肥瘠也然則人之
生而不善若越椒生而知其必滅若敖食我生而知其必滅羊
舌何也曰五官百骸人所同亦有生而不具或生而易位此其
變也君子道其常孔孟之言性一也

顧亭林
先生說

荀子之言性惡也猶告子杞柳之喻也夫人而知其非也孰知
其所以非彼謂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孰知
夫聰明之生於耳目彼謂器生乎工人之偽

偽猶
爲也

孰知夫埴之

可以爲埴彼謂拘木必待烝矯而後直鈍金必待礪厲然後利
孰知夫木之可直金之可利且謂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
喪也將以朴與資之過乎抑離之者之過乎是不待舉孟子戕
賊人之喻而其說已窮也杜牧之曰愛怒生而自能爲性之根

惡之端其荀子之徒歟

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謂之性性之
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又曰性者天之就也然則性惡之說殆有激而言荀子亦不專言性惡也

董子曰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生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又曰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繰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又曰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覺而後見董子知夫無禾不可爲米無繭不可爲絲無卵不可爲雛無目不可爲見則知性善之說矣而又曰聖人言中無性善名夫繼善成性非聖人之言歟聖人言善人不得見自其成德言之猶言成人成人不易得不可謂未成者之非人也成孝者爲孝子孝子不易得不可謂人生而不孝也執斯言以疑性善不亦泥乎揚雄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司馬文正公伸之曰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是董子兩有仁貪之性告子湍水之說也土之未墾者吾不得而

知既曰田矣固以爲稻粱也不能治田而有藜莠乃曰田之生無怪以習之不善而誣性也矣

韓文公曰性之品有三所以爲性者五既曰仁義禮智信是爲性矣又曰下焉者惡焉而已矣五者而可謂惡乎曰反於一而悖於四矣則何以謂五者爲性乎三子之言之各異也而強同之學者何所折衷乎

皇甫湜論謂孟荀揚殊趨而一致尤爲騎牆之論

王荊公之言曰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謂性吾所以異於韓子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吾所以異於孟荀又曰揚子之言爲近似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荊公謂揚雄以習言性是也然荊公之論又竊善惡混之說而求勝孟荀韓者也離五常而言性太極果何物乎太極動而爲陰陽今性動而爲善乎爲惡乎動而爲善則性善矣若有

善有不善則何以謂五常之太極乎且有情而善惡形然後命曰仁義曰不仁不義然則仁義其皆在外乎

呂子厯舉易書詩孔子孟子周子程子之言謂皆不專言性善其稱孟子之言曰聲色臭味安佚性也孟子之言爲世有以數者爲性若告子食色荀子聲色飽煖之說故舉其說而斷曰君子不謂性也何反以是疑吾孟子乎周子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五性善也感動而分善惡乃其情也非謂五性有惡也惜也性善之說孟子明之程朱持之而程子又有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言後儒因是論說又紛然矣

釋氏以寂滅爲見性又以作用爲性不知性也李翱學於昌黎其言性乃曰動靜皆離寂然不動白雲郭氏斥爲異教蓋昌黎所謂雜佛老而言者

荀董韓李司馬呂之數子者皆古之大儒賢者也曷爲不言性善將以明先王之教而勵學也若以爲性已善則安用教與學豈知夫率性修道之不可以已非若今人之言性也今人之言性者空言也空言者無以異晉宋之清談也孟子言堯舜性之而繼以動容周旋中禮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真西山大學衍義以天理人心之善爲致知之要知性者盡心之本也羣言淆亂衷諸聖言性者亦衷諸孔孟而已

釋情

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又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是性善則情無不善然而有惡焉者何也物交物而心隨之心交物而氣隨之氣有正有偏心有真有僞而善惡分

矣是故舜喜象愛兄孟子喜樂正子好善喜之正也樂而淫非喜之正也文武怒而安民顏子怒而不遷怒之正也忿而亡身非怒之正也哭死而哀哀之正也哀而傷非哀之正也孔孟之懼懼之正也不慊而餒非懼之正也仁者愛人愛之正也愛而不知其惡愛而欲其生非愛之正也惡莠惡鄭聲惡鄉原惡之正也惡而不知其美惡而欲其死非惡之正也臭味聲色安佚欲之正也欲所不欲非欲之正也若夫令色諂笑則僞喜矣色厲內荏則僞怒矣由此推之凡七情之出於僞者何所不至哉聖人知其然也故備物以養之制禮以節之爰彖以窮之詩書以牖之史以示之戒刑以示之防官師之所程式父兄之所詔告凡以去其偏與僞而已記曰以陰陽爲端則情可覩也易曰吉凶以情遷荀子曰兩情者人生固有其端焉情之發也或失

則縱或失則塞縱而莫爲之閑塞而莫爲之竇終歸於惑於是
有以殺爲喜臨喪而歌變而反其常矣其始也苟求其端則以
陽制陰化凶爲吉且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求其端者固不
在遠也孟子曰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
也哉夫情之惡而入於禽獸者有矣曷於平旦而省之省之而
發而中節卽天下之達道也或曰情之偏者矯而正之若僞則
固已喪其良心曰是不然其僞也喪其良心也其所以僞也正
其良心之不沒而假焉者也著其誠去其僞而正大之情見矣
欲者七情之一情之中有欲不得以欲爲情譬之水性源也情
流也欲則流之支派也支派污下或泛溢橫決而奪水之正流
人見其汪洋也以爲流固如是豈其然哉荀子之言性惡也以
欲爲性儒者咸知其非未有知以欲爲情之誤者也書曰惟天

生民有欲又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皆舉情之一端言之世人以欲爲情於是淫亂狎褻之狀賁緣奔競之私皆以爲情之不容已已借以自解人亦因以相原或且尤而效焉禮義廉恥之防遂蕩然無存矣朱子曰欲動情勝言欲之縱恣而害情也故治欲如治水治水者導其流則源不滯而支流無橫溢矣治欲者導其情則性常存而欲無縱恣矣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人情也人能無以六者爲一用則善用其情矣

釋心

草木無心禽獸有心而無心惟人有心知覺之心人與禽獸同理義之心人與禽獸異故曰良心耳能聽目能視口能言手足能動心無能也然是數者不得心則若聾若瞶若痿痹故

無能而無不能其生也蒙蒙其寐也默默心無有也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禮樂刑政之文日用飲食之節六合之廣秋毫之細知無不徧思無不周故無有而無不有古之喻心者如天如日如水如鏡如翻車故無動而無不動智者此心愚者亦此心賢者此心不肖者亦此心故曰固有曰皆有曰同然宮室車馬衣服飲食聲色貨利玩好之物富貴貧賤生死險夷之形或交於外或引於內於是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於是心有出入有存亡其始也違其繼也失其卒也喪其弊之小者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弊之大者則淫詞邪說作於其心甚至無所不爲總而究之則放而已矣雖然放其良心未嘗稽亡其良心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在心者其發見則爲無欲害人爲無穿窬爲仁見孺子將入井而怵惕惻隱爲平旦之好惡故

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曰有是四端根者本也枝幹雖彫而本未
卽死端者緒也治絲雖紛而緒固仍在患不能培之理之耳故
學者莫患乎失其本莫要於求其端求端莫先於致知故哀放
心而不知求旣知之則宜知恥故戒心不若人而不知惡由近
以及遠謂之推由小以及大謂之擴由虛以及實謂之充猶懼
其出入也於是乎言操猶懼其多欲也於是乎言養猶懼其或
忘也於是乎言盡其用力之始也曰困曰苦曰危其用力久而
有得也曰廣曰慊閑邪而存誠下學而上達如是而已矣聖人
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不得而聞也而矩可知也十五而志於學
志此矩學此矩也矩者何道也卽所謂仁義禮智也仁之實事
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
節文斯二者是也卽所謂必有事焉也凡孔孟之言心皆實也

惟實故能由身而推之家國天下也荀卿之言曰養心莫善於誠斯言也有合於大學所謂誠意正心者而儒者猶或非之亦過乎老子之言心也曰虛曰恍惚猶有物有象也莊周譬之死灰欲無是非培仁義心齋坐忘皆周寓言非孔子顏子之言也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不能窮則謂之幻妄張子所謂疑冰也易始八卦惟坎言心其中實也張子之言心大乎道程子之言心主乎敬司馬文正公之言心繫乎中王文成公之言心求乎己皆實也朱子之言曰心具眾理應萬事體無不備用無不周大哉言乎若夫程子言傳授心法謝氏言非有所存語偶同於釋氏義或高過大學蓋因俗沿譌未可遂爲詭病而唐仁卿遂謂古有學道不聞學心斯大謬矣

統包萬慮謂之心心之所發謂之意易曰入於左腹獲心意也
朱子以爲左腹者幽隱之處然則意其不覩不聞者乎危乎危
乎之善而善之惡而惡微乎微乎善獨知之惡獨知之周子曰
誠無爲幾善惡劉念臺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幾者動之微也
人言懲忿窒欲如堆山填壑圖之於蔓何若慎之於微心本無
忿而有忿也吾知之心本無欲而有欲也吾知之知而誠懲窒
之是謂自慊知而不誠懲窒之是謂自欺故誠意莫切於慎獨
慎獨莫切於閒居勿謂幽鬼神通焉勿謂隱指視叢焉物格知
致者意循理而出是謂誠意未能格物致知者意不循理而出
是謂私意孔子毋意絕於意未發之前也毋自欺禁於意已發
之後也聖人之意不可見於是設象以盡意推之家國天下也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意逆志學者之事也